

“盛”“世”观光记（七）——孙盛文和裘盛戎

作者：吴小如



黄金台
裘盛戎 饰 伊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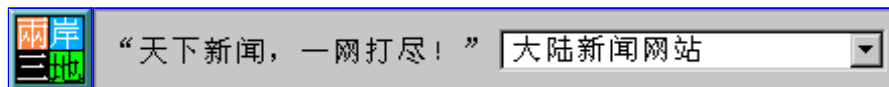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裘盛戎，5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《裘盛戎的舞台艺术》。此后所写文字也有涉及盛戎者多处；到80年代，我又写了一篇回忆盛戎的小文。时至今日，京剧界中，青年演员几乎呈现“无净不裘”的局面。从这一点看，盛戎身后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马连良和叶盛兰，因为马在今日老生界，叶在今日小生界，还夫达到垄断一切的程度。然而盛戎实不易学。学盛戎成就最大者，无过方荣翔；但方荣翔不能演架子花，更不能动有武功的戏即使是论唱工，恐怕也还比盛戎差一大截。盛戎离开我们已三十年，对盛戎的艺术成就究竟分析、研究、总结了多少东西，令人值得怀疑。我50年代初始识盛戎，到十年浩劫前，相交有十余年。看盛戎的戏，自1932年看他《法门寺》刘瑾和《群英会》黄盖开始，到“文革”前他演《杜鹃山》乌豆时止，前后凡三十余年。他的铜锤戏无论矣，属于架子花的戏，我看过他《取洛 阳》的马武，《花田错·桃花村》的鲁智深，《打严嵩》的严嵩，《四进士》的顾读等。他陪朱家溍先生打过把子，能打《赵家楼》的王通和《拿高登》的徐士英。他与刘宗杨合作，演过《骆马湖》的李佩。他配金少山演过《真假李逵》的真李逵，《白良关》的尉迟宝琳，配孟小冬演过《搜孤救孤》的屠岸贾，虽属“二路活儿”，演出效果竟丝毫不让主角。这就是盛戎有真才实学的体现。我在拙文《裘盛戎的舞台艺术》中对盛戎的唱工和表演已谈了很多，虽是四十六年前旧作，现在也不想重炒冷饭。这里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谈盛戎之所以成大名、享盛誉的原因，以供当前学裘的中青年演员们参考。

盛戎有两个基本条件是他能够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关键，一是家学渊源，二是坐科时打下的扎实基本功。他是著名花脸裘桂仙的长子，他从小即基本上掌握了乃父的唱念艺术。裘桂仙的嗓子并不特别好，比起金秀山、少山父子得天独厚的嗓音可以说瞠乎其后。正由于先天禀赋不够理想，便竭力从后天的刻苦勤奋方面下功夫弥补，如发音吐字比较讲究，运气使腔力求用种种发音技巧来完成规范的唱法，唱腔追求韵味，音量虽小而音色力求醇美动听，这些功夫，实际从裘桂仙即已开始探索，而到盛戎这一代乃益加发扬光大，终于成为盛戎在唱工方面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色。有家学的传承和没有经过环境的耳濡目染，其结果是肯定不一样的。至于盛戎在坐科阶段打下的基础，更是他后来成为“做工铜锤”或以能唱为主的全方位发展的花脸的先决条件。盛戎晚年，有人认为他接受了麒派和盖（叫天）派艺术，以证明其博采众长的特色；其实盛戎无论在戏路或表演程式方面，除直接从乃父身上继承了优良传统外，他在表情做派方面，首先吸收了侯派特长；而在唱工方面，有不少地方干脆就是从金少山那里拿过来的。今天不少人努力仿效盛戎，却没有把盛戎的家学和侯、金两派表演艺术的优点和特点进行探索并加以理解分析、那么即使学

盛戎学得再像也只是皮毛或形似。更不要说如何超越盛戎了。

当然，盛戎是懂得藏拙的。比如《李七长亭》，除了他在香港演过一次外，多少年来他从不贴演。因为他知道演这出戏不对工。《四进士》的顾读亦然。60年代初，北京京剧团做过一次尝试，由马、谭、张、裘合演了一次全部《四进士》。盛戎演顾读，在受贿之后加进了一场思想斗争，同时也增加一些唱工，结果弄成画蛇添足。张君秋的杨素贞并没有恢复旧本原有的“探监”一场所唱的二黄导板、慢板，而在末一场与宋士杰见面时硬添了若干句摇板、散板，尽管新腔迭出，观众听了却感到不伦不类。演了一次就收起来了。记得那晚演出相当隆重，地点在工人俱乐部，连彭真同志也到场看戏。结果观众的评价认为反不及马连良一个人演出的效果好。此外，盛戎不演《霸王别姬》和《野猪林》，亦是藏拙之道。尽管如此，盛戎在净行中毕竟属于全材。学盛戎者如仅在唱工方面争效之而不及其他，则盛戎的表演艺术终于会失传的。盛戎弟世戎，在先天方面亦具优势。惜功底不及乃兄远甚，故成就亦不及盛戎。（未完待续）

咚咚锵工作室ddq@dongdongqiang.com



Member of LinkUnion - [Click Here to Join](#)